

白族文學史畧

李縵緒 著



责任编辑 王志方

封面设计 李家璧

355
白族文学史略

李绩绪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240000字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书号：10229·117 定价：1.20元

卷 头 语

中国除汉族外，有五十五种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从遥远的古代起，就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但是，过去的文学史，只写汉族文学的历史，而把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历史排斥在文学史之外。名曰中国文学史，实际上是汉族文学史。这是极不正常、极不公道的。建国后，在周扬同志的倡导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大规模地对少数民族的文学进行调查研究，并着手逐个撰写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可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大围剿、大扫荡，把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资料和研究成果几乎全部给毁掉了。党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周扬同志又几次提出，要继续编写少数民族的文学史。于是，在一九七九年春天，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召开了全国性的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规划会议，提出了鼓舞人心的计划，拟在若干年内分别编写出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史。这本《白族文学史略》（以下简称《史略》），就是在这种精神鼓舞之下写出来的。

在编写《史略》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编写白族文学史与编写汉族文学史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特殊性。

白族文学，主要是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文学。这些人民群众的创作，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是靠口头进行传播的，在流传过程中变异性很大，因此，要寻找出某一个作品或某一种文学现象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生活状况和人们的思想状况，确定每一个作品或某一种文学现象所产生的年代，是件极不容易的事。在白族文学中，那些农民起义的传说、反帝斗争的故事、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如白旗军的传说故事、红兆波起义的传说故事、反法帝国主义的传说故事、红军长征的传说和歌谣、边纵的传说和歌谣，大多有历史可查，判断这些作品产生的年代比较容易一些。但是，象那些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童话、笑话之类，其历史源远流长，一部作品，往往象滚雪球那样，经过了若干年代，甚至是经过几代人的加工、创造才完成的。其中，往往渗杂了各个时代的东西，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老实说，要比较准确地找出这类作品的原型，准确地判断其产生的年代，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那些短小的民歌民谣，每首一般多为八句诗行，短的只有四句诗行，而且又多是抒情诗。要探究出这些民歌民谣所产生的年代，更是几乎不可能的。根据这种情况，只好把《史略》的分期适当放长，然后按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依次进行排列，把它们放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论述。这种做法，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的，严格说来，是不那么科学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做，比那种仅凭自己的某些揣测，就把某一神话、传说、故事、甚至把四句、八句的民歌民谣，放在某一具体年代之下的做法，则要好一些。

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历史问题。文学作品，是历史土壤上产生的艺术的花朵。探讨某种文学现象、某一歌手、诗

人、作家或某一作品的产生、流传及其价值时，弄清楚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很重要的。白族的历史，虽然已经过历史学家们的长期努力，把白族历史的大体脉络搞清楚了。但是，关于断代史的研究，至今仍是薄弱的一环。而且，对文学发展史的研究者来说，不仅要了解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特别需要了解每一个时代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了解反映那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了解整个思想发展的历史。但是，白族关于这些方面的材料却非常之缺乏，这就给文学的研究带来了困难。比如，“打歌”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无疑是一种古老的文学艺术，但它到底产生于什么时代？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如何？对这些问题，现在仍并不十分清楚，对它的研究，也就难免带有猜测的性质。又比如，本主崇拜是白族普遍的宗教信仰。本主会是白族重要的民俗活动。本主神话，是白族文学史上非常突出的文学现象。然而，本主崇拜、本主庙会和本主神话，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是土著的，还是外来的？它们在各个时代发展、演变的情况如何？它们与后来传入的密教、道教之间的关系怎样？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在《史略》中，只好按其内容，作了大致的分类和剖析。

一定的文学，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文学这种精神现象一旦产生之后，就会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不但如此，文学在产生之后，甚至在其产生的过程中，往往同其它的各种意识形态，如哲学思想、美学、宗教、民俗等等，相互之间产生

交互的影响。所以，我以为，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应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研究，即在揭示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的同时，还应揭示文学与哲学思想、宗教、民族心理、民俗等相互之间的关系。以白族来说，图腾神话的产生，同白族先民的图腾观念是分不开的；龙神话的产生，同白族祖先们对龙的崇拜是分不开的；白王神话、观音神话、牟尼陀的开辟神话，同密教传入洱海区域是分不开的；火把节、绕三灵、三月街、石宝山会等节日传说的产生，同白族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揭示这些文学现象的产生时，如果不联系白族先民的图腾观念、哲学思想、民族心理、宗教、风俗习惯等进行多方面的探讨，是无法说清楚这些文学现象的产生，以及白族人民为何那样热爱这些作品的原因的。因此，在《史略》中，在探讨其社会根源之外，还努力从以上一些方面进行探索，以期探寻文学同这些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另外，在写《史略》的过程中，我还感到，自然环境也明显地影响着白族的民间文学。苍山上变幻莫测的云霓，苍山顶上终年不化的皑皑白雪，碧波荡漾的洱海，洱海的月夜，马耳峰上神奇壮观的鸟会，蝴蝶泉边五彩缤纷的蝶会，下关一带奇特的巨风，苍洱之间秀丽的自然风光，都陶冶着人们的性情，给人们以创作的灵感，给人们以启迪，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实。其实，这种情况是很容易理解的。所谓客观世界，无非就是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当人们同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发生关系时，这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某种现象即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并经过人们头脑的加

工，便产生了文学作品。当某种自然现象触发了人们的灵感，人们就以此作素材，编织出美丽的传说故事。马克思所说的，“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以及神话“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这不仅阐明了神话的本质及其特点，同时也揭示了神话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那些今天看来是荒诞的开辟神话、洪水神话、图腾神话，就是人们用幻想的、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是自然现象的形象化。那些在阶级社会中产生的风物故事、童话、寓言以及反映某种自然现象的诗篇，等等，也是或则借物托情，或者借物寓意，托物而发，也是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当然，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的人，是社会的人，他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中，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有自己的艺术趣味和美学趣味，因而当他们在加工某种自然现象时，总是按照自己的思想、情感，艺术趣味和美学趣味来进行加工的。但是，如果没有苍洱之间优美的自然环境，没有那些美丽神奇的自然现象，象《望夫云》、《蝴蝶泉》、《鸟吊山》、《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小黄龙和大黑龙》、《玉白菜》等等作品，也是无从产生的，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这就告诉我们，在探寻文学的发展规律及其特点时，在着重弄清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以及它与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的前提之下，如果忽略了人们生活于其中的自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

然环境的考察，即考察自然环境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对某些文学现象进行科学的阐述。

自然环境会给予文学以影响、有时甚至是极深刻的影响。这是很自然的，不足奇怪的。当我们阅读傣族的民间诗歌时，在其中经常可看到椰子林、芭蕉林、糯沾巴、大象、孔雀等等典型的亚热带的风物，而且那亚热带的风物还常常成了文学作品寓意托物的艺术手段，甚至成了傣族诗歌的一种特色。枯巴勐在《论傣族诗歌》中曾这样说道：“我们傣族的叙事诗，在八万四千册里所以称得上花王，是因为傣族的叙事诗以果子、树叶、花草；以金团、银团和宝石；以日月星辰、森林河流、麂子马鹿、鱼虾和猴子、松鼠和飞鸟等等来比喻，所以，大自然的一切的美，红红绿绿的色彩都集中在我们的叙事诗里了。”又说：“这个特点，象金色的彩云，把我们的叙事诗装扮得无比绚丽多姿；这个特点，又象鲜艳的花朵，把我们这绚丽多姿的叙事诗打扮得五彩缤纷、芳香四溢。”^①云南藏族，居住在滇西北高原，那里多山、多雪，是典型的高原气候，所以，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就常常看到皑皑的雪山，傲霜斗雪的雪莲花，五彩缤纷的草原，驰骋的骏马，展翅翱翔的雄鹰等等这些高原上的自然风物。这些高原上的自然风物，给藏族民间文学抹上了浓厚的色彩，在藏族文学中留下了鲜明的烙印。白族则居住在洱海的周围，这里虽然多山，但这里的湖泊多，平坝多，气候宜人，给人以秀丽之感，所以，这里大自然的风物给白族文学所抹上的色彩、留下的烙印，既跟傣族文学不同，也跟藏族

^①枯巴勐《论傣族诗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第64页。

文学不同。

洱海区域自古即是祖国的一个组成部份。白族人民很早以来就同汉族人民有密切的交往。因此，汉族文学对白族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仅从现在的资料看，从南诏到清代，每一个朝代都有成批的用汉文写作的诗人、作家出现。到了现代和当代，白族的诗人、作家更毫无例外都是用汉文进行写作。不仅如此，汉族的民间文学也对白族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名著中的故事，长期以来就在白族群众中口口相传；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牛郎织女故事、包文正的故事、鲁班的传说等等，在白族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白族的吹吹腔剧目和大本曲曲目，也多数是从滇戏剧目或汉族文学作品改编、移植而来。这是白族文学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是民族关系在文学上的反映，是白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对这种文学现象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给以恰当的评价。但有的同志以种种借口，贬低、甚至否认这种文学现象。这是不对的。故我将这种文学现象贯穿于《史略》之中，对它在各个时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些探讨。

白族文学除受汉族文学的深刻影响之外，还与彝、纳西、藏、傈僳、回等民族的文学发生了相互影响，这也是应当重视和探讨的，但因目前资料缺乏，因此，只好作了一些零星的介绍。

当然，要多层次、多角度地对白族文学的历史进行探讨，只不过是个人的一种愿望和设想，要把这种愿望和设想很好地贯穿于全书之中，却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写完《史略》之后，回头仔细一检查，就深深感到《史略》中所体现出来的，

与自己的这种愿望和设想相差还相当大。因此,这本《史略》只能说是自己对编写白族文学史的一种尝试。

目 录

卷头语

第一编 远古时期的文学

(公元七三八年以前)

第一章 古老的“打歌”和歌谣	4
第一节 古老的“打歌”	4
第二节 古老的歌谣	10
第二章 原始神话	14
第一节 创世神话	14
第二节 图腾神话	17
第三节 九隆神话和白王神话	28

第二编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文学

(公元七三八——一二五三年)

第一章 龙神话、“本主”神话和密教神话	41
第一节 龙神话	41
第二节 “本主”神话	46
第三节 密教神话	57
第二章 民族风俗和地方风物传说	67
第一节 民族风俗传说	67

第二节 地名传说	76
第三节 苍洱之间风花雪月的传说	86
第四节 其它风物传说	99
第三章 民间戏曲	106
第一节 大本曲	106
第二节 吹吹腔	110
第四章 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作家文学	120

第三编 元明清至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

(公元一二五三——一九四九年)

第一章 民间诗歌	137
第一节 民歌	137
第二节 民间叙事诗	146
第三节 革命歌谣	155
第二章 历史传说故事	159
第一节 农民造反的传说故事	159
第二节 白旗军的传说故事	166
第三章 反帝斗争和红军长征的传说故事	175
第一节 反帝斗争的传说故事	175
第二节 红军长征的传说故事	177
第四章 鲁班和木匠的传说故事	181
第一节 鲁班的传说故事	181
第二节 剑川木匠的传说故事	184
第五章 机智人物故事	191
第一节 六八的故事	191
第二节 艾玉故事和其他机智人物	198
第六章 妖怪故事、寓言和笑话	204

第一节 降妖治鬼的故事	204
第二节 寓言	209
第三节 笑话	215
第七章 元明时期的作家文学	220
第一节 段光的《凯旋诗》和有关孔雀胆事件的诗文	222
第二节 杨黼 高桂枝 杨士云	230
第三节 杨南金 李元阳 何蔚文	240
第四节 赵炳龙	250
第八章 清代的作家文学（上）	263
第一节 李崇阶 杨辉吉 龚渤 谷际岐	264
第二节 杨履宽 龚锡瑞 苏竹窗	274
第九章 清代的作家文学（下）	285
第一节 师范 王崧 师道南	285
第二节 赵廷玉作家群	295
第三节 李于阳 赵辉璧 杨绍霆	314
第十章 清末和民主主义时期的诗人	327
第一节 赵藩	327
第二节 赵式铭	330
第三节 马曜	337

第四编 建国以来的文学概述

一、崭新的民歌民谣	344
二、大本曲、吹吹腔和白剧	345
三、民间歌手、艺人和作家	347

第 一 编

远 古 时 期 的 文 学

(公元七三八年以前)

白族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一个成员。洱海区域，是祖国西南边疆最早的文化发祥地之一。据大理县佛顶、马龙、龙泉，剑川县海门口和祥云县大波那等地的考古发掘，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以前，洱海区域就已经有白族先民居住，并且已经制造了石器、陶器、角器、骨器和铜器等生产工具。那时的白族先民，一部分居住在苍山的缓坡上，过着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生活，开始把牛、猪、狗等野生动物驯养为家畜；还有一部份人则散居在洱海等湖泊的水滨，过着以渔猎为主的生活，开始种植了稻、麦、稗等农作物。这些散居在山地、湖泊的白族先民，以血缘为纽带关系，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加之，在汉代以前，楚将庄蹻率兵数万入滇；秦汉之间，原居住在西北高原的氐羌族群，有一部分落居了洱海区域。这些土著的和外来的白族先民，虽然已相对稳定地落居，并形成了许多部落，但仍过着如《史记》里说的“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百里”的游猎、游牧生活。这些原始的白族先民，在长期的狩猎、渔猎和采集的生产过程中，在穴居野处的生活里面，可能会创造出同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艺术来。但由于时代极其遥远，又没有文字记载，我们已无法知道那个时代的原始文学的确切情况。如果要真正弄清楚那个时代文学的本来面貌，只有待今后地下和地上的文物发掘，方为可能。

现在，仅就解放前和解放后尚残留在白族群众口头上的文学资料，以及汉文典籍中的一些文字记载，介绍一点大致的情况。

第一章 古老的“打歌”和歌谣

第一节 古老的“打歌”

“打歌”是白语音译，即游戏、玩耍、娱乐的意思。过去，一般都把“打歌”一词译为“踏歌”，解释为：踏者蹈也；歌者，唱也。我自己也曾相信过此说，在《白族文学概况》中沿用了这个说法，但现在看来，这种翻译和解释，是不确切的。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跟大理州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的同志们一道，去“打歌”的故乡——洱源县西山公社去采风。在采风期间，我们到“打歌”最盛行的团结大队和洪峰大队，请了年过七旬的字凤歧、字发兴等几位著名的“打歌”老歌手——当地称之为“歌摩”——作了实地表演。几位老歌手“打歌”时，每人手里端一碗酒，围着篝火，口里唱着歌，双脚缓步而行，边走边唱，却并非边舞边唱，即所谓“踏唱”。如果说有什么舞蹈动作的话，那只是极简单的有节奏的步伐，但决不是“踏”，更不是舞。

随后，我又请教了几位老歌手，他们也说“打歌”，就是游戏、玩耍、娱乐的意思。其实，“打歌”应是白族地区一种古老的游戏活动的总称，这个词的使用是很广泛的。如，“dá méi gāo”，直译为玩马的游戏，即扎一纸马，将马的模型套在人身上边唱边学马的动作的游戏。这种游戏，